

施定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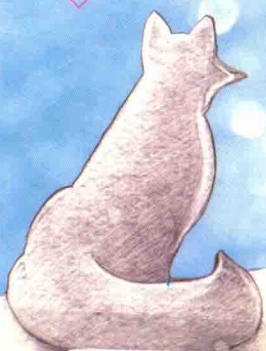
结爱

JIE AI

异客逢欢

谁说重复都是无效的呢？
生命在重复中被一点一点地修改，
我们在重复中走向新的开始。

下



施定柔继《沥川往事》后
最浪漫缱绻的都市玄幻大作

千年之间生死与爱情的抉择
跨越时空和种族的凄美绝恋

“彩虹杯”全世爱总冠军

超值大奉送
全本有声听书
+
独家番外2篇

天籁如此动人，你愿意和我一起躺在这里，晒月光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施定柔

著

◇ 异客逢欢 ◇
结 爱
JIE AI
下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5-3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爱:异客逢欢/施定柔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492-6

I. ①结… II. ①施…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596号

选题策划 王晶琳
责任编辑 徐莺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陈玲
责任印制 朱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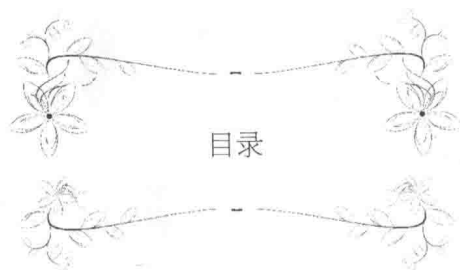
结爱:异客逢欢

施定柔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470千字
印张 26.25
插页 2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92-6
定价 59.8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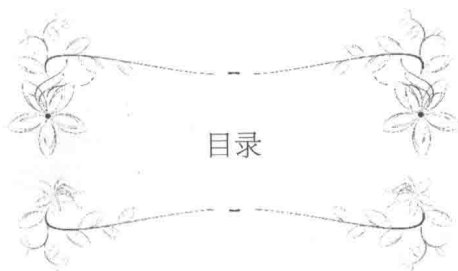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第十七章	食尸族	001
第十八章	慧颜的故事	013
第十九章	不一样的求婚	027
第二十章	蜜月	043
第二十一章	西安古城	057
第二十二章	峰林农场	069
第二十三章	家麟回来了	083
第二十四章	旧爱新欢	099





目录

第二十五章	宽永之死	113
第二十六章	青木先生的诅咒	127
第二十七章	燕昭王墓	141
第二十八章	欲吊遗魂野草深	155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击	167
第三十章	结爱	177
番外一	千年祸害	183
番外二	祭司与千花	197

▼
第十七章

食尸族



汽车一从岔道拐入高速公路，立即开始提速。

虽然贺兰静霆一向开快车，可皮皮却觉得这次是因为他生气了。于是她很紧张地坐在旁边，看着道旁的路灯飞快后退，道道光影雨点般打在车窗上。

这条高速是新修的，竣工时报社还派记者来采访过。皮皮隐隐觉得这地段眼熟，自己以前似乎来过，尤其是马路旁边的那条河以及岸上的垂柳，还有对面工厂的烟囱。

不知是修鹬自己身体的气味还是洒了香水，车子里面香喷喷的。其实这香味单闻起来并不坏，有股松木的味道，但不知为什么皮皮闻了就觉得头昏。她悄悄地看了一眼贺兰静霆，发现他很专注地开车，一直没说话。

可能就是得罪他了吧。皮皮心里想，不顾祭司大人的叮嘱，非要吃那桌子上的菜，祭司大人怎能不生气呢？不过，祭司大人可能不知道皮皮有低血糖，一饿起来就奋不顾身地要吃东西。食色，性也，皮皮觉得自己刚才的“无礼”是可以被原谅的。

可是祭司大人不理她长达十五分钟，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就在这时，皮皮忽然说：“其实这地方我来过。”贺兰静霆的头歪了一下，露出倾听的样子。

“辛小菊的家就住在这附近。”

这显然不是他猜到的答案，头又偏了回去，继续开车。

过了一会儿，见皮皮也不说话，他终于问：“辛小菊是谁？”

“我的好朋友，也是中学同学。”皮皮指了指河那边的一片墓地，“小菊总是说她这一生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她家住的地方风水不好。后面是火葬场，左边是烈士墓，隔壁是花圈店。这条河的对面就是烈士墓了。以前这里是乱葬岗，埋死罪犯的地方。”

贺兰静霆的眼光闪烁了一下，“嗯”了一声。

“刚才那顿饭，你为什么不让我吃？”皮皮问。

“不是说了吗？你不能吃蛇肉。”

“别骗我了，那肯定不是蛇肉。难不成是人肉？”皮皮觉得这话很有趣，干笑了两声，心头一闷，笑不起来了。

耳边传来贺兰静霆若即若离的声音：“我们狐族有很多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

皮皮点点头：“比如那天晚上的 party，很多人都是吃鸡肉的。”

“这是大多数。他们非常温和，专心修炼，与世无争。有点像蜂巢里的工蜂。”

“你是指他们负责采集元气，以供给少数几个人吗？阶级社会都这样。”



“不是。”贺兰静霆回头看了她一眼，对她的阶级敏感性很是吃惊，“我是指，他们没有繁殖能力。他们可以寻欢作乐，但是不能繁殖。”

“女性也不能吗？”

“男女都不能。”

“那……”是这样啊。皮皮心里开始打鼓：“贺兰你也是工蜂吗？”

他的唇边滑出一丝浅笑：“你希望我是呢，还是不是？”

“嗯……”皮皮嗯了半天，答不出来，只好冲着窗外傻笑。

“对于我们来说，爱情并不指向繁殖。一个人无论可不可以有后代，都可以有爱情。”

这个道理谁不懂啦。皮皮郁闷地说：“这么说来，你是工蜂？”

贺兰静霆不置可否：“修鹇和宽永不是。在狐族中他们属于凶猛的肉食类，但他们不吃活食。为了便于理解，我暂且称他们为食尸族吧。”

“也就是说，他们吃的是动物的尸体。”皮皮觉得这不难理解，“我们人类也吃啊。肯德基店里不是天天卖炸鸡吗？这没什么奇怪的。”

贺兰支吾了一下，说：“你能理解就好。”

“所以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大多数狐仙不一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

“我们称之为 BWO。”贺兰静霆看着远处的路灯，声音有些缥缈，“他们只有一具身体和一个繁殖器官，没有内脏。”

皮皮惊讶地看着他，以为他在说一个比喻，这话题越谈越抽象。

“难道他们连心肺和肠胃都没有吗？那么，他们怎么呼吸、怎么消化呢？”

“皮皮，欢迎你来到狐狸的世界。”他沉稳地打着方向盘，“如果你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某种有组织有系统的东西，你根本就想错了方向。”

“可是，一个虚无的身体怎么可以大量地繁殖呢？”

贺兰静霆忽然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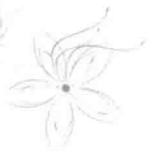
“你笑什么？”

“你不了解虚无。”他说，“繁殖本来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因为什么也没有，才可以不停地有。”

“如果什么也没有，这个身体怎么能保证它繁殖出来的东西肯定和原件一模一样呢？”

“不保证。他们有时候会原样繁殖，有时候会出现新的完全不同的种类。可是随着滥用和环境的恶化，他们产生后一种类的情况越来越少。实际上当大家发现种狐们不能产生全新的种类时，有些人担心了，认为这是狐类衰亡的象征。我就是这





些人之一。另有一些人却认为生存的第一要义就是繁衍。换句话说，这世界要有足够数量的狐，而不是狐仙。因为繁殖是修炼的大忌，除非他是种狐。千百年来，我们狐类一直把长生和修炼成人当作自己的最高梦想。我们梦想变成人，现在，这种梦想垮掉了。于是有人主张我们应当放弃修行，放弃模仿人类。一位狐狸的天年是十二岁，活到十二岁就应当自然地死去。我们生存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繁衍和扩大生存空间。”

皮皮想起了刚才餐馆里的谈话：“所以有人开始下令不再批准任何修仙的申请。”

“是的。”

“赵松是谁？”皮皮忽然问。

“他是贺兰鹤的弟子。狐族一共有两个祭司，左祭司和右祭司。他是左祭司。”

“你是右祭司？”

贺兰静霆点点头。

看样子，狐族的政治也很复杂呢。可是皮皮只关心一个问题：“那你究竟是不是工蜂呢？”

“我们不能和人类繁殖。”

“你应当是半人半狐吧？”

“所以我是个盲人。”

“那么……嗯……在你身上，是人的部分多一点呢，还是狐的部分多一点？”

“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不过是想更了解你嘛。”

“我除了长得像人之外，没有任何地方是人的。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狐狸。”

“你是说……是说……《动物世界》里播放的，长着毛的那种？”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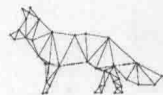
这些事实在需要消化，于是，皮皮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见她半天不说话，贺兰静霆摸了摸她的头：“怎么，皮皮同学，你害怕了？”

“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皮皮很豪爽很男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一点也不怕，至少你没让我害怕过。”

话音未落，车子忽然震动了一下，既而猛然加速，迅速换向边道。

皮皮伸长脖子看了看车外，发现后面有一辆白色的越野吉普紧紧尾随着他们，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若不是贺兰静霆闪得快，就撞上了。就在他们换道的一瞬间，



那车子子弹般飙了出去,很快变成了一个点。

“天啊!”皮皮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司机怎么搞的,是不是喝醉了?”

“多半是。”避过它之后,贺兰静霆加速追上去,“我的时速已经一百八了,他开得比我还快。”

他们渐渐地追上那辆吉普。贺兰静霆谨慎地和它保持着一段距离。那司机果然像是喝醉了酒,不但不停地换道超车,有一秒钟还碰到了道旁的栏杆,擦出一道亮眼的火花。

“看样子要出事。”这场景好像是动作片里的追车,皮皮的心怦怦乱跳。没过两秒,猛听见“轰”的一声,那车果然在远处失了控,整个车子在空中连翻了好几个跟头,越过栏杆,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糟糕!肯定出人命了!”皮皮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手机拨110。拨了半天居然占线,忙对贺兰静霆说:“快停车,咱们去看看还有没有救。”

车很快就停在了出事地点。

四周静悄悄的,没什么汽车路过。贺兰静霆关掉车灯,说道:“你继续报警,我下去看看。”

栏杆下面是个斜坡,通向一道极陡的草沟。皮皮下了车,往草沟里一瞧,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见。

皮皮往左移了两步,忽然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定睛一看,那东西不成形状,只是血肉模糊的一团,皮皮只觉一阵毛骨悚然,尖叫一声,不管三七二十一,紧紧抱住了贺兰静霆的脖子,同时指着地上,半天说不出话。

“贺兰,那……那个东西是什么?”

贺兰静霆看了一眼,没说话,将她抱回车内,关上门,说:“醉酒开车,还是这种速度,人肯定是没有救了。我去看看,你在这里等着。”

“那你快去快回好不好?”皮皮觉得四周阴森森的,说话都哆嗦了。

她在车内发疯地打手机,过了几分钟终于接通了,便结结巴巴将发生的事说了一下。可是她说不清地点,只知道这是207号高速公路,城西方向,在永和区烈士陵园附近。接话员说马上派救护车过来,就将电话搁下了。

其实车祸地点很好找。马路上一片狼藉,满地的碎玻璃,掉下来的车门和保险杠全扭歪了,路上还有几道漆黑的刹车印。

过了好一会儿,皮皮才看见贺兰静霆从深草中走上来。回到车上,一言不发。

“找到司机了吗?”





“找到了。”他开始发动汽车。

皮皮急忙按住他的手：“先别急着走，我报了警，接电话的人说请我们留在现场，他们需要采证。”

“人已经死了。他没系安全带，整个人被甩了出去。”贺兰静霆拿开她的手，“你也看见了，四分五裂，身首异处，一片狼藉。”

“那我们也需要留下来配合警方的调查。”皮皮认真地说。

“皮皮，”贺兰静霆冷冷地说，“我不喜欢和警察打交道。”

“可是——”她觉得贺兰的态度很奇怪，不禁诧异地凝视他的脸。车内不是很明亮，路灯的余光通过车镜折射到他的脸上。皮皮的心猛然一沉，一直沉到地狱里。霎时间，肺里的空气仿佛被抽空了一般，不能呼吸。

贺兰静霆的嘴边有一抹淡淡的血痕。

“嗨，”她说，“你这里溅了一点血，我帮你擦擦吧。”

“是吗？”贺兰静霆对着车镜看了一眼，随手抽出张纸巾将那血痕擦掉了。

然后，他转过身来说：“现在干净了吗？”

“干，干净了。”皮皮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他，声音一阵发涩。

“系上安全带，我们回去吧。”贺兰静霆说。

她一头冷汗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皮皮，安全带——”

“贺兰——”她突然打断他，“刚才你下去干什么了？”

仿佛料到她会这么问，他眉毛微微一挑，说：“没干什么。”

“你是不是把那个司机——给吃了？”她很紧张地问道，心里一阵发毛，浑身都哆嗦起来。

他回头过来看了她一眼，目光有些异样。张开嘴想说什么，过了半秒，什么也没说，又闭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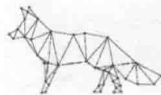
皮皮双目圆睁，狠狠地瞪着他。

过了片刻，他才说：“我只吃了我喜欢吃的那一部分。”语气很淡定，甚至有一点冷酷。他目光紧锁住她，嘴微微地抵了一下，露出一抹戏弄的神态。

他打量她的脸，观察她的反应，玩味她的一举一动。皮皮只觉得头皮一紧，整个身子都被他神秘的目光冻结了：“你，你吃了他的肝，肝脏吗？”

“味道不算好，酒精太多了。”他闭上眼，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嘴唇动了一下，仿佛在回味着什么。然后他竟然诡异地笑了，一道月光洒在他洁白的牙齿上。

皮皮推开车门，拔腿就跑。拿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沿着栏杆的方向狂奔。跑



了不到五分钟，便重重地撞到一个人的怀里。

“别碰我！”她尖叫了一声，忽然捂住小腹。

她的脸煞白了，胃很痛，便趴在栏杆上对着外面的草沟呕吐。

她不停地吐，直到吐光了胃里所有的东西，这才筋疲力尽地转过身，一面愤怒地看着他，一面咻咻地喘气。

两人仅隔一尺，目光强有力地对峙着。

过了片刻，贺兰静霆的视线飘到别处，淡淡地说：“你吐完了吗？”他的声音很轻柔，似乎含着一丝关切。

不知道是恐惧还是愤怒，皮皮却说不出话，只听见自己的牙齿咯咯作响。

“回车上吧，我们需要马上离开这里。”他伸手去揽她的肩，她将身子一拧，挣开了他的手，冷冷地看着他，一脸的抗拒。

他原本态度嚣张，这一下，竟然失笑了：“生气了？”

“你一直在逗我玩吗？贺兰静霆！你也在等我的肝脏是吗？其实你用不着等，月黑风高，趁着没人，你尽管来拿！”她不停地喘气，眼冒金星地对他吼。

她的心在号哭，觉得自己又被骗了。一年前雪夜的场景复现眼前，一向温柔和善的家麟忽然间变得冷酷无情，而斯文高雅的贺兰静霆，竟是茹毛饮血的野兽！为什么一切人一切事都有可憎的一面？为什么每次都要轮到她来发现真相？

“我不想吓到你，皮皮。”贺兰静霆不温不火地说道，“只是我最近透支过度，需要补充元气。”

话刚刚说完，他居然摸了摸她的头，又将她的下巴抬起来，不阴不阳地说：“我其实一向很挑食的。”

她推开他的手，大声道：“你知不知道对死人最大的尊重，就是尊重他的尸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要盖棺而葬、入土为安。你可曾想过他的亲人如果看到这一切，会怎样伤心吗？”

“你扯得也太远了吧？”他冷笑，“他的亲人关我什么事？我又没酒后开车。”

“难道你不知道吃人是件多么肮脏的事吗？”

“不知道，”他继续冷笑，眸色一霎时暗了下来，“我习惯了。谁让我不是人呢。”

他说得没错！错就错在她一直不肯相信。不相信他是兽，不相信他把人命看得如此轻贱。闭上眼，她不敢想象贺兰静霆吃人是什么样子。脑中只是不断浮现《画皮》里的场面。那个披着人皮的妖怪，血盆大口，锯齿般错落的牙齿……

“你走！我再也想见到你！”她愤怒地喊道。

地上的人影拉长了，阴森森地向她压过来。但他的口里还保留着调侃的语气：





“这么说，你终于了解了我的本质，你恐惧了。”

黑洞洞的目光扫过来，同时过来的还有一股杀气。皮皮只觉脊背发寒，脚趾也跟着一阵抽搐。但她却凛然地扬起脸：

“岂止是恐惧，祭司大人。还有厌恶，还有憎恨！我替死者感到恶心！”

“真是这样吗？”贺兰静霆的目光比月色还要冰凉，“世界这么大，生物那么多，你以为只有你们人类的死才有尊严，才配得上葬礼吗？”

他掉头而去，几秒钟的工夫，人和车都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皮皮独自坐在路灯下。夜已深了，星光暗淡，空气中飘浮着几许寒意。

她抱着胳膊哭泣了一阵，抬起头来，又感到一片茫然。只知道自己在 207 号高速公路上，离家还有一半的车程，掏出手机叫出租，手机响了一声就黑了。没电了。真是便宜无好货，这手机需要天天充电，有时恨不得一天充两次。徒步回家只怕要走好几个小时，就地拦车吧，又担心遇到歹徒。皮皮想了想，决定还是在原地等待比较好。她报了警，相信不久警车就会来了。

正这么想着，远处一辆灰色的轿车忽然减速，连穿两道车道，戛然停在她面前。

车门打开，下来的却是两个她认识的人——修鹇和宽永。

“嗨，皮皮，你怎么在这里？”宽永有点吃惊地问，“贺兰呢？”

“他，他走了。”食尸族的来了，皮皮不由自主地连退几步，身子僵硬，已经抵在栏杆上了。

“不可能，他应当就在附近。”修鹇淡淡地说。

“是贺兰打电话让你们来的吗？”假装镇定，皮皮问道。

“没有。”修鹇气定神闲地看着她，缓缓地道，“听说这里有车祸，我们顺路过来看一看。”

“人已经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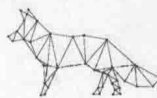
“阿门。”宽永一脸肃容，“关小姐，请在这里稍坐片刻，我和修医生下去检查一下，然后就带你回家，好吗？”

一面说，一面很专业地将一双医用橡胶手套戴在手中。

皮皮这才发现修鹇不知何时又从车上拿出一个铝合金的盒子，很沉重，里面似乎装着医疗器械。他走到栏杆旁边，忽然停住步，问道：“宽永，你带电池了吗？”

“我会忘记吗？”

“等等！”皮皮突然大喝一声，“他的家人还没有来和他道别，请你们放过他好吗？”



两人怔住,继而对视了一下。

修鹇淡定地解释:“我敢肯定,他的家人绝对不会想知道他最后一面是这种样子。还是我们来替他收拾比较好。”

“请放心,”他居然拍了拍她的肩,语气如神父般关切,“我保证我们一定是带着尊敬的心情来完成这件事的。”

说完这话,他们翻过栏杆,消失在深草之中,草丛里随即传来一阵窸窣声。

皮皮不寒而栗,又忍不住好奇地往下看。

显然他们做这些事已驾轻就熟,下面一片漆黑,他们却不需要手电。她以为自己会听见咀嚼的声音,切割的声音,吞咽的声音,或者器械触碰时的响动,可是除了嘤嘤草虫声和远处的车笛声,夜色如此安详,仿佛与他们合谋掩盖这一场罪恶。

正在这当儿,草丛中传来隐隐的电器声。在工厂长大的皮皮熟悉这种电器:某种小型电钻,马力不是很强,声音也不刺耳。可是皮皮却觉得那声音就是一把电钻,直接钻进了她的脑袋。

仓皇中,她拔腿就跑,发现不远处有辆出租车正向着自己的方向驶来。她迎着那车跑去,一边跑一边做出搭车的手势。

那车在前方停了下来,车顶亮着“吉运出租”四个字,还有一串电话号码。这是本市最大的一家出租车公司,司机资料全部备案,都是有证可查的。皮皮大大松了一口气。

从车窗里钻出一张扁平的脸,是个年轻小伙子,三角眼,狮子鼻,板寸的短发。他口里叼着一根烟,扬起嘴角笑了一下,说:“小姐,这么晚搭车?去哪里啊?”说到“小姐”这两个字,声调微微上扬,目光间有点暧昧。

可是皮皮却不生气。因为他说的是本地口音,连哪个区都听得出来。

“劳驾,我去青年路。”不管答不答应,皮皮拉开车门跳进前座,说,“快走,这里不安全!”

司机斜睨了她一眼,油门一踩,车开得飞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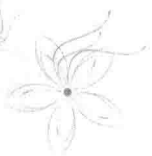
风呼呼地往车窗里灌,皮皮长长吁出一口气。

“深更半夜荒郊野地的,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司机问道。

“朋友的车子坏了,找人去修了,说是来接我,等了半天也没来。”她随口编了个理由。

司机呵呵一笑,摇了摇头,不相信这话,也不想继续打探,换了个话题:“今天天气——”





话未说完，突然双手拽住方向盘，猛地踩了个刹车。整个车子被强大的冲力拧得横了过去，在马路当中打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皮皮只觉身子顷刻间被甩了出去，又被安全带死死勒住。第一反应就是双手抱头，弯腰屈膝，保护自己珍贵的头骨。

隔了半晌，震惊中的两个人才缓过神来。司机“呸”地吐出烟头，皮皮则小心翼翼地直起身子，向窗外看去。

夜灯朦胧，车子的正前方依稀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

天啊，皮皮心想，是什么人这么想不开啊，这可是高速公路啊！幸亏司机反应快，不然一条命可就交待了。

司机一脚踹开车门，伸出半个身子对着那个人吼道：“你小子中什么邪了！不想活找死也不找个好地方！老子的脚再慢一步，就把你轧个粉碎……”

他唾沫横飞地乱骂，正好左道上有辆卡车开过，车灯直射到那人的脸上。皮皮和司机同时看见了一张俊美而苍白的脸，瘦削挺拔的身影被灯光打成一道斜线。他仿佛亘古时就站在那里，黑色的风衣在夜风中飞舞，双目直视如两道寒芒。

皮皮的呼吸停顿了，整个人突然僵住。她感到自己的脸被他的目光牢牢紧锁，大脑一片虚无。

是贺兰静霆。

司机虽然越骂越欢，却不敢从车里面出去。贺兰静霆忽然上前几步，修长的手臂向前一探，将他从车窗里直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路边，“嚓”的一下，撕掉了他的上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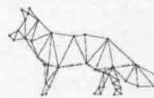
冰凉的手指在腹间摸索，似乎在寻找什么。

任何人到了此时都不免魂飞魄散，那司机的腿早已软了，整个都吊在他的手中，皮皮听见他结结巴巴地叫道：“你你你……想干什么？想强奸你看对人好不？我是个男的！”开始他还嘴硬，过了一秒钟他的身子就剧烈地晃动起来，在贺兰静霆的手中拼命挣扎，嗓音飙成一条直线：“救命呀！有人杀人了啊！！”

大约是吓破了胆，他的声音很细，几乎是哼哼着的，皮皮一直以为只有女人才会有这样凄惨的叫声。她越急越解不开安全带，折腾了十几秒钟才冲出车外，大声制止：“贺兰静霆！住手！”

面前的人腮帮子动了一下，一把将司机提起来，大步流星地走到出租车边，一脚挑开门，将他往车里一扔。

过了整整一分钟那司机才缓过劲来，油门“嘎吱”一响，车子猛然掉头摆直，顷刻间便飙了出去，迅速变成一个点。



贺兰静霆快步走回来，双眼眯成一条缝，审视了皮皮片刻，然后，似乎嫌那个人不干净，他掏出一条纯白的手绢，慢慢地擦自己的手。

莫非是还未吃饱？皮皮惊恐地看着他，心怦怦地乱跳，嗓音近乎呻吟了：“祭司大人……您还想干什么？”

他蓦地伸出手，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动作很猛，几乎是粗暴的，她的脸撞在他结实的胸肌上，就好像撞在一面墙上，火辣辣的疼。

“放开我！”她拼命挣扎，反而被他抱得更紧，一时间，自己的每寸肌肤都紧贴在他身上。他一言不发，只是狠狠地将她往自己的怀里挤压，皮皮觉得自己的整个肩和背都被他的双手环住。自己正在缩成一个小点，简直无法喘息。

她对着他的胸膛狠狠地一咬。血进了出来，润湿了他的衬衣。

虽然吃了痛，他却根本不放手。

“放开我！”她在他怀里尖叫。

他的手臂放松了一点，却仍然紧紧地圈着她。忽然间，他开始亲吻她的脸。

从他的胸口散发出一团氤氲的香气，致幻剂般令人心旌摇荡、神魂俱散。她难以自拔，迅速沉沦，甚至主动去吻他的唇。

他自制地避开了，将唇印到她的耳根上。她听他轻声地说：“你宁肯跟着那吸大麻的司机，也不肯跟我回家吗？”紧接着，她的耳根一片清凉，传来一声悠长的叹息，“慧颜，我怎么可能伤害你？”

她的心猛地一震，霍地抬起头，迷惑地看着他。

那已不是她惯见的祭司大人。

面前的男人目光涣散，神态凄楚、气息凌乱又无限深情地看着她：“跟我回家吧。”

她的心忽然软掉了。乖乖地点头，牵着他的手，跟他进了车。

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进了市中心，皮皮忽然道：“请送我回我妈妈家里，我好久没回家了。”

她报了门牌地址，他将她送到家门口，没有道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谁是慧颜，她没有问。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贺兰静霆是消失了的麒麟；她，是消失了的慧颜。



